

斋号趣谈

◎张雯

潍坊这方广袤而神奇的土地,有着一股独特的文化魔力,她孕育了无数成绩非凡的文学艺术人才,这里的文化底蕴深厚如古老的土地,滋养着每一位在这里成长的人文墨客。而在这些文人的世界里,斋号成了他们精神家园的独特标识,每一个斋号背后都蕴含着一段有趣的故事和深刻的寓意。

我依然清晰地记得,曾经与恩师孙瑞先生一起,去拜访潍坊的两位著名作家。一位是潍坊市作家协会原副主席、原潍坊日报社文体部主任王存玉先生,另一位是潍坊市原广播电视局副局长、潍坊市作家协会原副主席刘广顺先生。

走进王存玉先生的书房,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他那独特的斋号——“弃石斋”。这个斋号,初闻便让人觉得韵味十足。仔细琢磨,“弃石”二字并非简单的字面含义,它与王存玉先生的名字有着一种巧妙的契合。“弃石存玉”,这是一种多么富有哲理的表达啊!就像是在生命的长河中,我们总是在不断地筛选和抉择。在无数看似平凡甚至有些粗糙的“石头”中,去发现隐藏其中的珍贵之“玉”。在文学创作道路上,王存玉先生或许一直秉持着这样的理念。他在纷繁复杂的世界和浩瀚的知识海洋里,摒弃无用的、琐碎的东西,如同抛弃那些普通的石头,只为留存如美玉般纯净,有价值的思想和情感,将其融入到自己的作品中。这种对文学品质的追求,通过“弃石斋”这一斋号展现得淋漓尽致。

而刘广顺先生的斋号“抱石斋”,则是另一番趣味。这里的“抱石”,绝非是随意抱一块普通的石头,而是有着深刻的内涵。他家中的书柜,从书房延伸到了卧室、客厅,可谓“书满为患”,蔚为壮观。但他所抱之“石”,如同“玉”一般,是经过精心挑选的,是优中选优的精品。这就好像在文学的

宝库中,刘广顺先生有自己独特的眼光和标准,他紧紧抱住了那些他认为最有价值的元素。这些元素可能是古老文化中的精髓,可能是民间故事里的动人情节,也可能是对人性洞察的深刻感悟。他如同珍视美玉般收集这些文学素材,将它们融入自己的创作,形成了独特的文学风格。

从这“一弃一抱”中,我们可以看到两位作家在文学追求上的异同。他们都有着对高品质文学的执着,但方式却各有千秋。王存玉先生的“弃”,是一种减法,是在不断地舍弃中寻找最纯粹的文学之美。他像是一位睿智的智者,在文学道路上轻装上阵,不为世俗的繁杂所累,只专注于最能打动人心的部分。而刘广顺先生的“抱”,则是一种加法,是在广泛地吸纳中选择最精华的部分。他像是一位博爱的收藏家,将世间美好的文学元素一一收集,然后从中挑选出最璀璨的宝石,镶嵌在自己的文学作品中。

在潍坊的文学圈子里,这样富有内涵的斋号还有很多。它们就像是一扇扇通往文人内心世界的窗户,透过这些窗户,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文学理想、人生态度和创作风格。斋号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名字,它更像是一种文化传承和创新的载体。

在古代,许多著名的文人都有自己独特的斋号,这些斋号往往与他们的诗词、书画等作品相互辉映,成为了中华文化宝库中一颗颗璀璨的明珠。

比如郑板桥的“板桥书屋”,这个斋号简洁明了,却又充满了个性。“板桥”二字,让人联想到他那坚韧而又独特的性格。他的竹子画作闻名于世,而竹子的高风亮节、坚韧不拔的品质,也仿佛体现在他的斋号之中。在“板桥书屋”里,郑板桥挥毫泼墨,书写着自己对人生的感悟和对社会的思考,他的作品就像从那板桥下流淌的清泉,

滋润着后人的心田。

再看蒲松龄的“聊斋”,这个斋号充满了神秘的色彩。“聊斋”里诞生了无数脍炙人口的鬼怪故事,蒲松龄在这个小小的斋室中,凭借着自己丰富的想象力和对社会现实的深刻洞察,创造出了一个奇幻而又真实的世界。在那个世界里,花妖狐魅有着人性的善良与丑恶,人间百态在鬼怪的故事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。“聊斋”这个斋号,也因此成为了中国文学史上一个独特的符号,代表着奇幻文学的高峰。

潍坊自古以来就是文化繁荣之地,这里有着独特的民俗文化、手工艺文化等。潍坊的风筝闻名遐迩,五彩斑斓的风筝在天空中翱翔,就像潍坊文人的思想在文学的天空中自由驰骋。而斋号,也如同风筝上的独特图案,展现出潍坊文人的个性与风采。潍坊的木版年画色彩鲜艳,寓意丰富,其中蕴含的民间智慧和美好祝愿,也能在这些文人的斋号中找到影子。这些斋号或是蕴含着对生活美好的向往,或是体现出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,如同木版年画一样,承载着潍坊人民的情感和智慧。

对于文人来说,斋号还是他们创作灵感的源泉之一。在自己的斋室中,面对自己精心构思的斋号,他们仿佛置身于一个专属的文化空间。在这里,他们可以与古人对话,与自己的内心对话。王存玉先生在“弃石斋”中,或许会在舍弃一些杂念的过程中,突然获得灵感,找到文学创作的新方向。刘广顺先生在“抱石斋”里,当他凝视着那些象征着优秀文学素材的“石头”时,脑海中也定会涌现出无数精彩的情节和动人的语句。这些斋号就像是他们文学创作道路上的灯塔,指引着他们前行的方向,激发着他们创作的热情。

而且,斋号在文人之间的交流中也有

着特殊的意义。当文人相聚,谈论起彼此的斋号时,就像是在分享彼此的精神世界。一个斋号可以引发无数的话题,从文学创作的技巧到人生的哲学思考,从地域文化的特色到对传统文化的传承。通过斋号,文人之间建立起了一种特殊的情感纽带,这种纽带不仅加深了他们之间的友谊,也促进了潍坊文化的繁荣发展。在潍坊的文学沙龙或者文化活动中,斋号常常成为大家津津乐道的话题,它就像一把钥匙,打开了一扇扇文化交流的大门。

此外,斋号对于文学爱好者和普通民众来说,也有着独特的吸引力。它让人们更加深入地了解文人的世界,感受文学的魅力。当人们听到“弃石斋”和“抱石斋”这样有趣的斋号时,会产生好奇,想要去了解王存玉先生和刘广顺先生的作品。这种好奇心会引导人们走进潍坊的文学领域,去阅读这些作家的作品,去感受潍坊文学的博大精深。斋号就像是文学的广告,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宣传着潍坊的文化,吸引着更多人关注和参与其中。

潍坊的斋号文化是一片丰富多彩、充满魅力的文化海洋。从王存玉先生的“弃石斋”到刘广顺先生的“抱石斋”,每一个斋号都是一个独特的文化符号,蕴含着文人的智慧、情感和对文学的热爱。

在现代社会,虽然时代在不断变化,文化的表现形式也日益多样化,但斋号所承载的文化价值依然不可忽视。它是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延续,是潍坊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。我们应该重视和保护这些斋号所蕴含的文化内涵,让它们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继续发光发热。同时,鼓励现代文人继续传承和创新斋号文化,让这一古老的文化传统在现代文学的土壤中生根发芽,绽放出更加绚丽的花朵。



潍坊日报与潍坊诗词学会办

潍坊诗词学会

八周年贺

◎刘树亮

莒都骚客壮心酬,八载时光誉九州。
美玉吟哦交口赞,风流岁月有书收。
丹青翰墨声名赫,锦绣辞章韵味悠。
更喜群英同策力,精雕诗藏焰千秋。

贺潍坊诗词学会

成立八周年

◎窦在章

八年拼搏唐风盛,誉满吟坛再启航。
笔向锦笺情振奋,辞依妙句意飞扬。
文心可鉴潍州月,逸志当书海岱章。
掬就贤才弘国粹,凝心聚力创辉煌。

【正宫·醉太平】

过元旦

◎郭顺敏

睁开老眼,去敲窗帘,新年今几个第一天,拍张笑脸。京腔京韵来一段,高评高论听一半,好诗好曲看一圈,春声不远。

【中吕·朝天子】

游太平岗古建筑群

◎高永敏

岗高,岗峭,峭壁云端靠。明清建筑快来瞧,庙宇成群造。檐顶浮雕,窗花透俏,金石结构巧。榀卯,套牢,惊叹人工妙。

阳光下的海滩

◎王会涛

双脚 踏进碎金般铺就的海滩
看 每一粒沙砾都裹着心为阳光跳舞
为赶海的清晨 展开梦想
海浪追逐着海风的脚印 叩问岁月光影

洁白的浪花 炫耀着通体透明的胴体
一艘艘游艇 满载人们的欢声笑语
海水漫向岸边 然后再温顺地回眸
畅游嬉戏的鱼虾 均以身相许

阳光 洒布在海上和岸边的游乐设施
不动声色的贝壳 问候着岁月静美
是谁 把白云和鸥鹭都蓝进了风月中
前方的蔚蓝 把我引诱到了大美的腹地

渐行渐远的

乡村老行当

◎崔炳信

童年时光是欢快的,孩子们凑在一块挖野菜、捉迷藏、上墙爬树,过家家,常常玩得亦乐乎。这时倘若听到一阵拨浪鼓响,大家定会放下一切,欢呼雀跃着蜂拥而来——货郎进村了!只见那个货郎摇着拨浪鼓,高声吆喝着:“破麻袋,漏风鞋,头发辫子拿出来……”他推着独轮车,上面固定着用铁丝编成的货筐,里面陈列着乡村女人一年四季必不可少的针头线脑,大姑娘小媳妇梳洗妆扮用的镜子、头绳、雪花膏。当然,最牵动孩子视线的,还是筐内的各种新奇玩具,塑料小手枪、弹弓、铁哨子、泥猴子,以及让每个孩子都垂涎三尺的爆米花、彩糖丸……

那时候孩子手里没有零花钱,为了购物,孩子们学会了“过日子”——搜寻废塑料、破纸片,夏天收集蝉蜕下的壳送到村诊所,秋天把洁净的玉米皮拿到编织厂,换回一点“私房钱”。等货郎再来时,孩子们就可以换玩具、买零食了。

“磨剪刀来做菜刀——”又是一声拖着长腔、异常响亮的吆喝。这时常见一个慈眉善目的老大爷,在街头巷尾找块空地停下来,放下肩头的长条凳,就跟村里人聊起家长里短来。有人拿着剪子菜刀来了,他便整理好板凳上长长的磨石,在磨石上淋上水,“哗哗”地磨起来。多少年过去,磨刀人那游刃有余的动作,苍老的身影,在阳光映照下,总带着沧桑的诗意。

还有一个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,就是剃头匠了。他们挑着剃头挑子走街串巷。找一处或避风向阳或有树遮阴的地方,六七个人一字排开,燃旺炉中火等待理发人的到来。剃头匠的挑子一头放供理发者落座的小凳,以及理发工具、毛巾之类;另一头是盆架,底下是烧热水的小炉子;在盆架一旁往往还要立一小杆,挂有自己的招牌和长长的镋齿,理发过程中发现剃刀不快了可以在镋齿上来回蹭几下。当客人被披上白色的披布,接下来就是享受了,剃头匠理发收尾处,还要对头、颈、肩、胳膊等部位来一番恰到好处的按摩,直到客人满意为止。

如今,越来越多的老行当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,却给几代人留下了温馨的心灵烙印。



摄影:孔祥秋

拍摄地点:昌邑市夏营镇海滩

光影潍坊

冬藏,岁月的珍藏

◎韩启龙

于时光的长河中回溯往昔,儿时农村老家的冬藏,恰如一首悠扬且深情的老歌,在我的灵魂深处悠悠吟唱。

那时候,秋收的欢歌余韵未绝,冬藏的旋律便已奏响。乡亲们那匆忙却笃定的脚步,自金黄的田野迈向温馨的家园,满心愉快地投身于冬藏的忙碌之中。

粮食,毋庸置疑是冬藏的关键所在。生产队分发的各类谷物,在秋阳的轻抚下散发着成熟的芬芳。褪去玉米的外衣,裸露的颗粒饱满,每一颗都泛着金黄的光泽,似乎在讲述着丰收的传奇;黄豆圆润坚实,小巧玲珑地簇拥在一起,展现着生命的丰饶;谷子金黄璀璨,细长的谷穗犹如一条条狼尾巴;高粱火红似焰,像极了庄稼汉那通红的脸庞……都在阳光的怀抱中尽情舒展。家家户户的院子显得富足而拥挤,呈现出一派晒秋的喜悦景象。经过一遍遍翻晒,直至每一颗粮食都失去了水分,才被乡亲们视若珍宝地颗粒归仓。

红皮白瓤的地瓜被切成一片片薄如纸页的瓜干,规整地铺展在辽阔的野外。那瓜干形似鱼鳞,在阳光的照耀下,泛着白色的光芒,直至瓜干晒干,才被收回家中,化作冬日里的能量储备。

这时候,父亲便吩咐我和哥哥,在家西边的土梁南面向阳之处,挖一个地洞。我俩轮流用短柄镢头刨土,洞壁被我们用铲子精心修整,竭力使其变得光滑平整。洞口周围,我们还用心地用一些小石块堆砌起来,仿佛给地洞戴上了一圈独特的项链。地洞内部,空间不算宽敞,但足以容纳我们藏下那些珍贵的地瓜。

我们还在洞底铺上一层干燥的稻草,然后将一部分鲜嫩的地瓜小心翼翼地放入其中,仿佛藏下了整个冬天的甜蜜。那地瓜表皮还沾着些许泥土,散发着清新的气息。不管是在寒冷的冬日里煮上一锅热气腾腾的地瓜,还是在炉火旁烤出香气四溢的美味,那软糯香甜的滋味,都足以温暖我们的身心,陪伴我们度过漫长的寒冬,直至来年春暖花开的三月。

蔬菜的储藏,是一场与时间的精妙博弈。自家菜园里那水灵灵的白菜,犹如翡翠般碧绿,叶片上还挂着晶莹的露珠;萝卜白白胖胖,携带着泥土的芳香,拔出萝卜时,那“噗”的一声,仿佛是与大地的辞别;土豆憨实质朴,蕴含着深藏地下的能量;芹菜翠绿欲滴,茼蒿香气馥郁,葱儿挺拔直立。我们小心翼翼地将它们放进精心挖好的地窖。地窖的上方用结实的木棍支撑着,玉米秸秆铺垫,再覆盖上一层厚厚的泥土,仿佛为蔬菜们盖上了温暖的棉被。窖里的世界湿润且安宁,蔬菜们在此保持着最初的鲜嫩与活力,即便外面是冰天雪地的寒冬,窖内依旧是温暖如春的小天地,根本无须担忧土豆发芽、萝卜变糠、芹菜冻坏。每当炊烟袅袅升起,我们便来到窖中,取出那新鲜如初的蔬菜,让它们成为冬日餐桌上一道道美味,抚慰着我们的味蕾和心灵。

辣疙瘩(芥菜)的腌制,是冬日里独特的味觉记忆。母亲那双勤劳的手,先割掉辣疙瘩顶部的菜缨子,将其煮熟切碎,与豆面一同熬煮成“渣豆腐”,那浓郁的香气弥漫了整个小院。锅里“咕嘟咕嘟”冒着

泡,热气腾腾,香味扑鼻。而洗净的辣疙瘩则被整齐地放入大缸,加入适量的清水和盐,在时间的魔法中慢慢蜕变,成为美味的咸菜。霜降后的辣椒,红得像火,宛如一只只羊角悬挂在枝头。母亲将嫩辣椒择叶去蒂,洗净后与盐、葱、姜一同碾压成辣椒酱,再掺入葱、姜、茼蒿,或者煮熟的扁豆、茄子,便成了绝佳的下饭菜。那丰富多变的滋味,至今仍在舌尖跃动。

然而,冬藏又岂止是食物的储备,更是柴禾的收集。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,粮食稀缺,柴禾同样珍贵。放学后,我们背着硕大的柴禾篓子,穿梭于山间田野。背干柴时,我们穿梭于杨树林中,搜寻着树上的枯树枝,一旦锁定目标,即用一截六十多厘米长的“把棍”,瞄准树上的枯树枝,用力扔去,被击中的枯枝应声落地。那清脆的声响在山谷中回响;割酸枣树时,我们小心翼翼避开尖刺,手上还是难免会留下一道道细微的伤痕。我们的身影在寒风中忙碌不停,只为让家中的炉火在冬日里熊熊燃烧。吃过晚饭,一家人围炉夜话,其乐融融。锅灶与土炕相互连通,夜晚躺在温暖的炕上,便能在疲惫中安然进入梦乡。

那些有关冬藏的记忆,是生活的智慧凝聚,是岁月的深情馈赠。即便在如今富足的日子里,它们依然如熠熠生辉的宝石,镶嵌在我心灵的深处。每当回忆泛起,那份质朴与温暖,那份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的憧憬,便如同一股暖流,在心中缓缓流淌,让我在喧嚣的尘世中,觅得一份宁静与力量。